

# 异世界迷宫最深部为目标

## 第 6 章

作者 割内タリサ

插画 鹈饲沙树

翻译 落地死的流星

Plague、佩斯特

2019/04/29

# 目录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8
229. 一年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 . . . . .	8
230. 初次告白 . . . . .	60
242. 这就是斯诺 . . . . .	106

# 異世界迷宮の

## 11

割内タリサ

イラスト 鶺鴒沙樹

最深部を指そう

*Aim the deepest part of the different world labyrinth*

OVERLAP

異世界迷宮の  
最深部を  
目指そう



ラストティアラ・フーズヤーズ

聖人ティアラの再誕のために用意された魔石人間。



相川渦波

異世界に召喚された少年。次元魔法を得意とする。

登場人物紹介



スノウ・ウォーカー

何に対しても無気力な童人だったが、最近は少し前向き。



マリア・ディストラス

カナミの奴隷。家を燃やした子。アルティと融合し、力を得た。



ディア

魔法を得意とする少女。現在は使徒シスとして行動する。



セラ・レイディアント

ラストティアラに忠誠を誓う青い狼の獣人。男性を苦手としている。



ライナー・ヘルヴァイルシャイン

自己犠牲の精神が強い少年。カナミの騎士として付き従う。



グリーム・リム・リーバー

呪いから解放された「死神」。現在はカナミの癒やし。



パリンクロン・レガシィ

天上の七騎士。いくつもの策謀にカナミを陥れるも、敗北を喫した。



ワイズ・ハイリブローベ

魔石人間。カナミ、パリンクロン、ライナーに思いを託し死亡。



ラグネ・カイクラ

天上の七騎士の一員。舞闘大会で魔石に異様な執着を見せた。







一 年 後 。





## 第 6 章. 唯二人的家族

### 229. 一年后的弗茨亚茨大圣堂

第二天——回到久违的地面的我们漂亮地睡到了正午。

虽然想着就这样睡上一整天也不坏。不过，『表示』上显示的 MP 和 HP 都已恢复到最大值而训斥着我懒惰的身体从床上起来。

莱纳和缇缇已经起来了，两人正在借宿房间的角落练习着风属性的魔法。昨天莱纳虽然是第一个累倒的，不过现在看来他的状况恢复得很充分。可能是种族不同的原因，缇缇看上去是我们三人中最精神的一个。

三人在旅店好好享用午餐后，就和昨天预定的一样前往弗茨亚茨。因为使用『Dimension』进行了事先调查，确定了拉丝缇娅拉是在大圣堂没



错，接着就是直接跟她见面了。以防在大圣堂可能发生什么禁急情况，在这还是不要浪费魔力使用『Dimension』。

要想从一国越境前往另一国的话，越靠近迷宫走越快，一小时不到我们就到达了弗茨亚茨，那繁华过头的街道映入了眼帘。我和莱纳惊讶地张大嘴巴，缇缇像个乡下姑娘似的到处张望。

“啊，真厉害！与之前的瓦尔德相比，这里的国家更豪华啊！”

正如她所说、面前的景象除了豪华之外再没有别的能拿来形容了。这个异世界特有的文化产物『魔石线』在日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那数量是之前来的两倍以上。街道两边新建房屋也被大量的『魔石线』围绕着。

弗茨亚茨是富有阶层人数较多的国家。

原本就豪华绚丽的地方，如今更加光彩夺目

“不……。这个，是不是奇怪过头了”

“——啊啊，很不正常。当心些，吾主”

对于我的疑问，曾经在这住过的莱纳也表示了赞同。并且不断转动着眼球像要从中找到什么蛛丝马迹一样紧紧盯着。

有车轮在『魔石线』上转动着，发出框框的轻快声。那是机车在街上跑着，虽然还达不到能输送人员的地步，但却以相当的速度运送着物资。

“这样的东西，我住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我们不在的这一年里，说不定……是那家伙——”

是・谁・造成了现在的景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线索。

为了确定那个我赶忙向前方走去。

“拉丝缇娅拉就在前面了，赶快去大圣堂吧。”

如果每遇到新东西都停下来观察，那根本没法前进。我带领着缇缇和莱纳沿着变化了的街道前

进。

然后，向中心步行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

弗茨亚茨的象征，大圣堂。

周围的风景全变了，只有那里和原来一样。

树木和栅栏覆盖在河流周围，大桥是唯一出路  
的要塞。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圣堂。

以前是为了诱拐拉丝缇娅拉，从正面强行侵入  
了。

但是这次打算从内侧潜入，因为有详细知道内部  
情况的莱纳在，所以不用犹豫。

不过被我拜托做向导的莱纳一脸不可思议的表  
情。

“不不，基督，你从正面进入不就行了。那天的  
罪名已经消除了。老实说，依靠正当的谒见就好  
了。不如说，基督可是莱文教的始祖，更加大大  
方方地进去吧”

“不,就算说是始祖,我也没有多少实感啊.....在这里我只能回忆起犯下罪行的行为.....”

那时候拐走了两个人,还放倒了许多的骑士。

从正面进入需要不少的勇气。

“知道了,那就稍微等一下吧。就由身为吾主的骑士的我来通告好了。这里就先交给我吧”

这样说着,留下我和缇缇,莱纳一个人向大圣堂的大桥方向走去。

我们便在街道的阴影下看着。

莱纳首先一派轻松地向在大桥进行警备的重装骑士们搭起了话。

尽管最初以看待可疑人物的目光看着莱纳,但随着谈话的进行重装骑士们的脸色开始发青了。

用『Dimension』偷听得知,莱纳以本来是原『天上七骑士』以及四大贵族赫勒比勒夏因家的人为后盾威胁着他们。即使没有证明的手段,但只要

感觉到眼前这名少年的魔力就够了，并且对熟悉魔法的骑士而言也不得不相信。

虽然滥用权力这样的行为并不值得褒奖，但是能早一步结束谈话真是帮了大忙了。

几分钟后，由负责警备的一名骑士带领我们往深处走了走，在那里我们立马就和好像是他上司的人物见面了。

而且那名人物和我也有过几面之缘。

茶色的短发少女——拉古涅·卡伊库欧拉。虽然体格一般，但却是靠着出色的才能以最小的年纪当上了『天上七骑士』的才女。记得还与她在迷宫和『舞斗大会』进行了两次交锋。是那个被拉丝缇娅拉评价为『数值所无法展现的数值』十分优秀，战斗方式也特别独特的少女。

拉古涅一看到莱纳，表情立马变得明朗了起来。接着，两人三言两语地交谈一番之后，她向我们

这里看了过来。看到我的样子以后，表情又再度明亮了些向这边招手。

“呀，好久不见，拉古涅……”

“唔姆。叫拉古涅的这位，初次见面。人家是缇缇，请多关照喽。”

我们在大桥上移动，交换着自我介绍。

“呜哇，真是好久不见。缇缇小姐也是，初次见面。嘛，继续呆在这里也不好，请向大圣堂移动吧。虽然是我个人的独断，不过还是带你们到客房吧。”

同时握了下手。

接着，多亏了拉古涅的功劳我们一下子便进入了大圣堂。

“诶，没有许可擅自就这么做没有关系吗……？”

“呼呼呼～。其实我，最近当上了『天上七骑士』

的总长哦！所以，这里的所有警备工作都在我的把持之下喽！”

从把剑放在胸前敬礼的警备骑士身边走过，我们谈笑着通过了大桥。

通过大桥后，针叶树并列排在道路两旁。曾经强行突破的大道，如今正悠闲的通过。

“诶，当上总长了吗？嘿～那可真是恭喜了。出人头地了啊。”

“话是这么说，不过也是因为佩露修娜总长和副总长因为战争而出差了的缘故，顺势当上罢了。偶然，仅仅只是多重的偶然凑在了一起而已，和我的实力无关。或者再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因为在战争中派不上任何用场而被丢下来了而已。”

看来对她升职的事做太多祝贺也没多少意义。我轻轻鼓了两下掌便作罢。





但是，难得能碰上个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聊一聊，我也不中断对话而是继续收集一些信息。正因为知道拉古涅不会随意撒谎所以现在正是好机会。

“说起来，弗茨亚茨真是变了呢。就离开了一年而已，真是厉害啊。”

“这么说来，涡波大哥哥这一整年到底去哪里了呢？”

从她这个样子看来，我消失的这一年并没有被看做是在和帕林库洛的战斗中死掉了。从昨天跟酒场的人的话中听来我应该是变成了消息不明的英雄那一类的样子。

“啊——那个，我们三个人在那之后一起踏上了异常遥远的旅途。比起本土，来的更加更加远。”

“遥远的旅行吗……是海外旅行啊！真好啊，好羡慕啊！”

“正因为这样，我并不知晓现在联合国的状况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简单地告诉我一下呢？”

“既然是大哥哥你拜托我，那么没问题”彬彬有礼的拍打着胸口，拉古涅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穿过大圣堂中的道路，我一边眺望着百花齐放的庭院一边继续同她交谈。

“首先是弗茨亚茨呢。这个国家，不觉得有点厉害过头了吗？”

“那当然，毕竟弗茨亚茨是现在世界第一的国家呢。南方诸国间的倾轧，在这一年终于得到了解决，弗茨亚茨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龙头了。在本土那边也是这样，可以说现在的弗茨亚茨成为了世界的中心啊。”

“仅，仅仅一年就这样了吗……。但是，为什么

这么突然……”

“全部都是多亏了那个叫艾德的人的力量。涡波大哥哥你不在的一年里，这个人十分的活跃哦。这个人应该会被写进教科书的说。”

——艾德。

隐约的预感果然中的。

知晓这个男人的名字的缇缇与莱纳的表情也为之一变。

“艾德……那家伙到底在弗茨亚茨做了什么……？”

“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以及情报哦。那个，我想想……包括『魔石线』的改良，新的运输手段的确立，与之相应的交易状况的改善，还把手伸向了各国的农业以及工业，把对奴隶的处理制度也整合了起来。话虽如此，并非全部都很好的渗透进了国家。作为骑士的我也有许多听了也不明白

的地方，所以一般民众就更觉得云里雾里了吧。  
”

仅仅只是随便举举例子，就让我听了脸色发青。明明是千年前的人，但艾德却明目张胆地影响着现在的世界。

“在那之中最厉害的功绩，应该就是推动魔法技术的进步了吧。这个因为简单粗暴，所以谁都清楚他做得有多厉害。”

“魔法技术的进步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推进了对魔法原理的解明，他证明了不论是谁都能够对这个世界的魔力加以操纵。艾尔多拉琉学院的魔法教科书拜此所赐可是彻底翻新了哦。因此魔法使的水准提高了相当多。而且魔法使的数量也增加了呢。”

但是，听到这里，我也明白了艾德所有的业绩无不都是为了人民着想。

虽然对于世界的干涉过多而另我感到吃惊，但他可能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

“之后就是『咏唱』的量，这个也一口气被充实了不少。在那之中最了不得的，就是跟『先天技能』配合在一起进行『咏唱』并产生『代・价』这一现象。”

——抱歉前言撤回。

“『代价』是能够把超远极限的魔力榨取出来的技术，拜此所赐使用魔法的人的价值嗖地一下就上去了。还有说起魔法的话，国家所隐匿起来的许许多多的魔法技术也被他暴露出来了呢。其中的代表就是『魔石人类』。因为艾德曝光了这件事的缘故，『魔石人类』的研究院一齐崩溃而引发了大混乱呢。好像是半年前的样子？真是怀念啊。”

真的是随心所欲地大干特干了一番啊。

在我心中，阻止艾德的优先顺位一下子就上升了。

“拉古涅，那个叫艾德的家伙，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虽然隐约猜想得到，但慎重起见还是先确认一下。

现在，艾德在哪里干着什么——

“说起这个哦！这个可超级不妙的啊，这个叫艾德的人！他在尽可能的带走了这个联合国的资金与人脉之后，竟然逃到了我们的敌国北方那儿去了！……呀，这事儿可不得了啊。然后就好像千年前的传说再现一样立了一名叫『支配之王（Lord）』的人为王，然后他则在北方做起了『宰相』。那个新兴国可真厉害。拜此所赐，因为一年前的『大灾害』而暂告休战的『境界战争』的



局势再次激化了呢。不过，我也是因为这个才当上了总长就是了。”

说起一年前的『大灾害』话，应该就是我和帕林库洛战斗的那件事。

在那场『大灾害』中明明『世界奉还阵』吞噬了那么多人，但艾德却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让世界重新振作了起来。

并且，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的话——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让千年前的『北方』与『南方』的战争重新上演。

特意增强弗茨亚茨的实力让它成为南方的中心，为的也是再现当初的弗茨亚茨——不，是为了打造出与『支配之王（Lord）』相匹配的敌国。

这一年的艾德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支配之王（Lord）』，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

“来真的啊，艾德那家伙……”

我稍稍往后看看，就发现缇缇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起来。知晓事情的我和莱纳也露出了类似的表情。

“啊，哎呀……？请问怎么了吗？只要在这个联合国里，就和我们没有关系哦？我是说了什么不好的话吗？”

感觉到了我们三人阴暗的空气，拉古涅焦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间做了什么无礼的事情。

立马我就取回原来明亮的表情，告诉她没必要在意。

“不，不是拉古涅的错。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真是帮大忙了。”

“啊，不。请不用客气。”

谈话中断了。

我为了寻找新的对话而观察起了周围。

在此期间，我们跨过了长长的楼梯到达了大圣堂。打开了张开了好几重神圣魔法的结界的门进入了其中。

在途中，我意识到拉古涅的视线好几次看向了特定的某样东西。

那就是我腰上的佩剑。

“啊——，那啥……拉古涅。莫非，你对『这把剑（诺文）』感兴趣吗？”

“啊，被你发现了吗？”

“给你看看也好……要试试吗？”

我把插在鞘中的宝剑递了出去。

我有些在意。曾经，在拉古涅将这把剑拿在手的那一次。那时候我产生了一股极其诡异的预感——那股预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让我借着这个机会确认一下吧。

“不，不必了。”

但是，拉古涅拒绝了。

她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然后微微一笑。

“毕竟嘛，作为骑士还是对名剑很感兴趣的。虽然对于那名剑士诺文有所憧憬，而且也有能够运用自如的自信。但是，我还是觉得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剑（东西）。 ”

她一聊起诺文的事，我又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和『舞斗大会』结束时一样的恶寒。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有种不认识这个说话的人是谁的错觉。

“说到底，剑就是剑。比起那个，现在我想要的东西是——啊”

话说到一半，拉古涅停下了脚步。

“到了呢。那么，没用的话就到此为止了呢。请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把大小姐带过来.....但是，她现在是个大忙人了，可能要花点时间的说。”

被她带到了奢华的接待室之后，她嘱咐我们在这里稍作等候。在那之后，拉古涅就一顿小跑地去叫拉丝缇娅拉了。

总觉得她在有意回避谈论诺文的话题，是我的错觉吗……

我就这样想着目送她那小小的背影离去。随后莱纳便无拘无束地坐在了房间中间的椅子上。

“确实，这里可是招待贵宾用的房间呢。让我们悠闲地等吧。”

紧接着正当我和缇缇也打算坐下来的时候，刚才才被关上的门突然又被打开了。

拉古涅前脚刚走，后脚就进来的是一眼就看得出来地位颇高的神官以及两名身着侍从服饰的少女。神官的目光十分浑浊，扭曲的黑卷毛颇有个性。跟在他后面的两人也很有特点，两人戴着只盖住眼睛的覆面纱一样的东西。虽然和她们的银发相

得益彰，但是这东西戴在侍从脸上未免也太奇怪了。

“——欢迎，出行辛苦了。弗茨亚茨大圣堂对你们表示欢迎。许久未见，涡波大人”

突然出现的眼神浑浊的神官，对与我的再会表示了欢迎。

但是，我却因为想不起他的名字而感到困扰。就好像吃了闷棍一样，没办法把名字和他的样貌联系在一起。

“啊—，那个……”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千年前的认知也混在一起的理由，要在脑海中寻找记忆要花一番力气。正当我想说些话来打马虎眼争取一些时间时，神官微微的冒起青筋，接着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拉丝缇娅拉大人来之前，就由我『斐勒卢托』来招待诸位吧。由过去曾主持过缇娅拉大人的再

诞仪式的我『斐勒卢托』来负责招待。”

“许，许久未见……”

终于，微微地回忆起来了。貌似，以前把拉丝缇娅拉从大圣堂带走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号人物。

在仪式的途中，为了将我排除而大叫了好多次的那位。

只是，因为在那天还和阿尔缇以及柏林库洛血战过，所以除那之外之外的事都没什么印象了。拜托理解一下，原谅我吧。

但是，和轻描淡写地打招呼的我不同，莱纳的反应十分夸张。

“斐勒卢托……？为什么你这等地位的人会来招待我们……”

看来这个叫斐勒卢托的人会出现在这里是很不同寻常的事，甚至足以让一年前担任『天上七骑



士』的莱纳感到惊讶。

“他是值得我亲自出迎的英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觉得我和诸位的交情也不算浅了……。话不多说——”

表情爽朗的斐勒卢托打了个响指。

紧接着在他身后待机的两名少女便动了起来。两人把送到这里的饭菜从手推车上取下来，郑重的排列在了房间的餐桌上。

仅仅数十秒，就好像高级餐厅一般的光景便在眼前呈现了出来。

四个玻璃杯排列在每个人面前，晶莹剔透的水以及三种果酒随后被倒了进去。这还不止，眼前还有从远方特意运来的珍奇异果被精心切好摆在了盘上，一旁还有易于食用的小吃。

招待得居然如此盛情，我虽然有些不解但还是行了一礼。

“那个，实在非常感谢。我本以为你应该是非常恨我的。”

毕竟，长年准备的仪式被我搅了个一团糟。干出这种事就算他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来刺杀我我都不觉得奇怪。

“哈哈。不不不，怎么会呢。我早就已经认识到了那一天的事情是由种种误会叠加在一起导致的悲剧。对于您这样的人感到怨恨什么的，怎么可能呢。那仅仅只是一个误会而已，为了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我再说个事儿吧.....在那之后，撤销了弗茨亚茨对您的追捕命令的人就是我。我想事到如今，在这弗茨亚茨我应该是最欢迎你的到来的人了吧。”

“哈哈.....”

斐勒卢托那浑浊的眼睛眯成一条线笑了起来。  
当然我也只能陪笑。

我至今为止也跟不少难对付的敌人打过交道了，所以我很清楚。

——这个人，大概对我恨之入骨。

实话说我并不想知道藏在他这和善外表下的心思，但无奈技能『诈术』和『感应』还是不听话，搞得我不知该如何回话。

而且拿来款待我们的这些东西也不知道里面加了些什么，根本无从下手。

搁下就这样一脸干笑着的我，斐勒卢托向我的同伴出声搭话。

“莱纳·赫勒比勒夏因。你也是辛苦了。你很出色的完成了我们下达的命令。并且还平安无事的回到了这个大圣堂。真是可喜可贺。现在就复归『天上的七骑士』怎么样？”

“……多谢好意。但是，我还没有回过老家通报一下呢。这事儿还是等之后再说吧。”

“恩。你还是老样子啊。”

两人意味深长的进行了对话后，斐勒卢托开始和缇缇打起了招呼。

“初次见面，美丽的小姐。我是在这里当神官的斐勒卢托·夏鲁梭斯。以后，请多多关照。”

“唔姆，人家叫缇缇。”

听到那个名字，以及看到她那美丽的翠绿色头发后，一瞬间斐勒卢托的身体挺直了起来。因为时常张开着『Dimension』的关系，我并没有放过他的嘟囔。

“缇缇……？不，怎么会……”

看来，『支配之王（Lord）』的本名在这个时代还有残留。

但是，眼前那个将食物与小吃一下子塞进肚子的没品味遗憾少女与那个传说中的『支配之王（Lord）』的样子实在难以重合在一起，斐勒卢托

最后认为应该自己想得太多了。

这导致挂在我脸上的干笑根本就拿不下来。

“涡涡，怎么了吗！？你不吃的话人家就不客气了哦！”

“哈哈哈哈哈.....”

我一边跟她点头一边整理着『Dimension』得到的情报。

此时大量骑士陆陆续续地集结到两侧的房间中。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正逐渐被包围着。

仔细观察的话，现在正在房间里负责杂事的少女们的状态值也很奇怪。等级进入了两位数，毫无疑问她们比起侍女，更像是探索者——不，应该说是暗杀者才对。

“对了，涡波大人。敢问您今天是因为什么事造访这里的呢？”

斐勒卢托用空下来的时间试探了起来。

这才是正题吧。根据我的回答，眼前这名神官的态度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撒谎也不能稳便地收拾这个局面。便决定说出本来的目的。

“我想见拉丝缇娅拉并跟她谈一谈。”

“谈话是吗……。请问您这个谈话，到底打算怎么谈呢？”

“诶—，这个……—”

不过，其实不管我说不说真话好像都无济于事。因为讲道理，两侧的房间里已经塞满了骑士，这架势真不是盖的。

斐勒卢托微微地笑了起来。估计他也察觉到我是想再一次把拉丝缇娅拉掳走了吧。

“说实话，要是让您二位在一起谈话，我怎么也不觉得那会带来什么好结果啊。”

“哈哈，真是抱歉……”

“怎么会，你没必要道歉。我们深知仪式那天演变成那种结果都是我们太过天真使然。您真是好好地给我们上了一课啊。我们真的是从涡波大人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正好，就让我们用这个机会给您展示一下学习的成果好了。”

本来我是打算和平解决的，但战斗终究还是无法避免。

确认完我的目的的斐勒卢托放出了充满挑战意味的笑容与话语。

“既然目的是拉丝缇娅拉大人的话，那多说无益。虽然多少有些遗憾，就以当初的预定一样招待各位了——”

接着，啪的一下，他又一次打了个响指。

加下来就和我猜到的一样，负责杂务的两名少女从怀中取出短剑，分两路向我袭来。

以我的能力来说，这种奇袭毫无意义。而且还在

预料当中，要化解攻击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我反而一动不动。

因为魔法『Dimension』捕捉到了第三人的动向。  
——骑士莱纳·赫勒比勒夏因在敌人采取行动的即刻，便在狭小的房间内宛如疾风一般移动起来。

“——『Ex・Wind』！”

在进入大圣堂之前，莱纳说过交给他吧。

那么，我就放心地交给他就可以了。

我一动不动的看着借由魔法加速的莱纳。

一阵风刮过，响起了两道金属声。

接着，咚地先后传来了两把小刀扎进木板的声音。

站在桌子上的莱纳连玻璃杯都没有弄倒就把敌人的武器短刀给击飞了。

那压倒性的速度，让刚起步的两名少女立马停下



了脚步。看到手中握着的短剑刺进了天花板，她们惊讶地张大了嘴。

我马上就质问斐勒卢托这是何意。

“多谢了，莱纳。……可是，能否请你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斐勒卢托先生。”

“就是这个意思。早从那一天起，你要是还敢再度造访大圣堂的话就注定是这个结果。而且还给了我们一年的准备时间，你就好好后悔一番吧。”

虽然奇袭失败了，但斐勒卢托却很冷静。

接着，啪的一声，这次是房门被人推开。一直在门外待机的数名骑士冲了进来守在斐勒卢托身旁。

事情在越闹越大。

“唔姆。真让人怀念啊。这正是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涉呀。”

不过缇缇正大快朵颐地把料理塞进嘴里。

在作为守护者的她看来，比起被敌人包围还是眼前的美酒佳肴比较重要。

没办法，继续交涉的任务只好交给我和莱纳。

“斐勒卢托先生，请你住手吧。我实在也不是自吹自擂，我们可是非常强的啊……”

“这我当然知道。所以才会像这样毫不吝啬地把从那个迷宫守护者艾德那里得到的力量拿出来给你见识啊。把先天的才能人为地进行移植，特化单一才能，生来就用『咏唱』支付着『代价』的『魔石人类』——由她们全员的『亲和』缔造的大共鸣魔法。涡波大人你能否承受得了呢？”

——『魔石人类』

此言一出，又有两名穿着与战场的氛围不相宜的侍女服的少女，从冲进来的骑士们身边走了出来。

与先前袭击我们的少女两人一模一样。不，应该不是完全一样——只是使用的材料同样罢了。

四名少女的『Status』里都有着技能『素体』，『Dimension』也发现四人在面纱下的脸完全一样，这让我得以确信方才的推测。

身穿侍女服的少女四人齐声开始了魔法的咏唱。她们面容扭曲，就好像在将声音从肺中榨取出来一般。

“ “ “ “——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  
” ” ” ”

就像扩散的烟雾一般，房间内部充满了薄青色的魔力。

理所当然的四人是同属性的魔力——并且以堪称天衣无缝的配合发动了共鸣魔法。

“啧！基督！”

“啊啊，这边没有问题！”

“天啊！点心掉地上了啊！”

周围的空间被魔力所固定，我和莱纳还有缇缇的动作都戛然而止。

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

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冰结魔法和神圣魔法的复合型。是停止空间内动作的单纯的结界。

但是这个结界的强度却很异常。

她们『魔石人类』四人的等级为 10 级上下。就算特化了魔力，数值也比莱纳要低很多。

但在这个结界中，现在等级近 30 的我和莱纳竟然也动不了。连守护者缇缇进食的手也停了下来。

从『表示』上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力量。

“这等魔法……到底是怎么——！！”

可能是为了事后盘问吧，在这结界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口说话。

但是，脸就像石头一样动都动不了。就状态栏来看的话我力量的数值足足有近 15。但就算用尽全力也不能动弹。

我认为仅仅是共鸣魔法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但是，马上我就明白其中的理由。

我对其中一名少女发动『注视』，在看到了那名少女的『状态值』后。

我立刻注意到了少女的 MP。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HP19/19    MP112/112——

一边持续释放着这等水平的魔力，MP 却 • 完 • 全 • 没 • 有 • 变 • 动。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我增强了『Dimension』的力量，分析少女的一切。

从头到脚一览无遗。

首先是少女的体重和身高——把握身体的各个角落，接着是毛发的根数以及体温。下面是确认肺的运作与心脏的鼓动是否有异常，『注视』吐息与出汗的动作。

0.1 秒的审查结果，我发现流淌在少女体内的血非同寻常。

魔力并非从身体的深处而是从血中发散了出来。这与这个世界使用魔法的道理相悖。血是记忆魔术式的器官。就像是汽车的引擎，并不是出汽油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她们可以不依靠身体而是从血液中放出魔力——？

现在是战斗中。因此，我现在的注意力跟刚才回忆斐勒卢托的名字那时候相比有天壤之别。

而且运气不错，我很快就从记忆中找到了线索。

首先第一，有不使用 MP 使用魔法的手段。就在最近，我才刚掌握那所谓咒术的基本。

第二，这个世界的血液是特殊的，能够记住魔法的魔术式。之前圣人缇娅拉甚至将自己的人格刻在了血中。

接着是第三，先前斐勒卢托所说的 [生来就用『咏唱』支付着『代价』的『魔石人类』]——由此我推断出了这个现象的答案。

与此同时斐勒卢托确信了自己的胜利而笑了起来。

“呼，呼呼，呼呼呼，呼哈哈哈哈哈——！！”

这个眼神浑浊的神官，好像干了些不能干的事情。

——恐怕这些少女的血中刻有咒术《咏唱》的语句。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咏唱』。斐勒卢托从艾德那

里学到的，是和玛利亚那削减『记忆』的『咏唱』以及缇缇那削减『自我』的『咏唱』同等的——支付『代价』的『咏唱』。

这些少女想要发动魔法而驱动血的话，一定会触发『咏唱』所构成的魔术式。

所以，才会这般顺利地没有消耗 MP 便构成了大魔法。

所以，少女们使用魔法才会如此痛苦。

就好像，削减自己的灵魂一样——！

“哈哈！我们弗茨亚茨从千年前的贤者『木之理的盗窃者』艾德那里尽可能地买取了许多的技术。这里的『魔石人类』们就是那些技术的结晶！这无穷无尽的高浓度的魔力，甚至超越了拉丝缇娅拉大人的水平——！并且全员接受了同样的调整，仅仅特化了一种魔法，完美的共鸣魔法就这样实现了——！不论是始祖大人还是使徒



大人，不论是谁——在这个结界里都不可能动得了!!”

我知道了斐勒卢托游刃有余的理由。

使出如此穷凶极恶的魔法，他会确信自己获得了胜利也不奇怪。

我也仰仗过『咏唱』的力量，所以他那个心情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而且我也明白，既然是利用了『咏唱』的力量，那么少女们可以超越等级的差距将我们压制住也不足为奇。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就这样束手就擒。

首先，莱纳喊了起来。

“——可不要把我跟你身边那些骑士相提并论啊！我可是赫勒比勒夏的骑士！杀手锏的话，我这里也有！”

他为了强行突破结界而咬紧牙关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结界是不会被动摇的。

“——!! 哈啊，哈啊，哈啊！”

但是，来自莱纳的强力挣脱自然会转嫁为魔法使用者的负担。

每当莱纳动的越粗暴，少女们的呼吸也就越来越凌乱。

她们的表情纷纷扭曲着，一眼就能看出有多么痛苦。她们的『咏唱』是不依靠声音而是随着血液到处游走的，所以虽然不清楚那份『代价』究竟为何，但是毫无疑问，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被削减着。

如果这是普通的魔法使的话，伴随身体的危机反应应该会选择中断魔法。然而这里的少女们是『魔石人类』。与过去的拉丝缇娅拉一样，危机管理能力薄弱的可能性很高。

搞不好的话，恐怕至死为止她们都会持续维持魔法。

“等，等等，莱纳！缇缇也是，这事交给我来解决!!”

所以我连忙制止了莱纳。

顺便也阻止了稍微有点不高兴的缇缇。

“.....了解了，吾主”

“唔姆。虽然有点不愉快，但既然涡涡这么说那就交给你吧。人家本来就是局外人嘛。”

确认过两人都表示同意后，我全力解放出体内的魔力。

“——『Distance Mute』！覆盖我的全身!!”

就是为了这种紧急时刻我才温存体内的魔力行动的。

次元属性的魔力随即沁染全身。接着，亏了魔法『Distance Mute』，我的身体偏差了一个次元。虽

然这么说不严谨，但我的身体得到了类似『透化』的效果。

魔法的效果简单粗暴地被发挥了出来。就像幽灵穿过墙壁一般，我的身体得以在结界中移动。

“——什么!?”

看到我发出薄紫色的光在结界中移动时，斐勒卢托大感惊讶。

应该是对自己准备的魔法有着相当的自信吧。他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并且发动着魔法的四名少女也一样。

那个反应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突破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

简直破绽百出。

我轻而易举地走到了距离最近的一名少女身边，把手腕伸进了她的胸口。

差不多，我也习惯使用这个魔法了。而且也觉得

在以后的战斗中都会仰赖它的力量。

时机正好，就以战斗时特有的高速思考来给它起个名字吧。

这个技术——是连接心与心的魔法。

那就命名为——

“——『Distance Mute・繫心（Access）』！”

遵照从心而发的感觉命名后，魔法就像如鱼得水一般扑通扑通的脉动着。

“咕，呜 u，啊，啊 a……”

戴着面纱的少女看到有人把手插进了自己的胸膛而发出了呻吟。

估计是第一次体会到『联结』而感到大吃一惊了吧。

就算如此我也毫不顾虑，把魔法——把我的想法连续诉诸于她。

为了让少女失去战意而用魔法进行『交流』。

把迄今为止的经验一鼓作气的塞入——

“冷静下来.....你没有和我们战斗的必要.....你并非要接受谁的命令，就以自己的人生活下去就好。因为你就是你.....”

我用次元魔法再现出了诺斯菲的光魔法。

不愧是『光之理的盗窃者』的魔法，效果立竿见影。

眼前的少女渐渐脱力，也为魔法的构建打上了裂隙。

但是，其他三人还没有丧失战意。我随即把『Distance Mutte • 繫心』的效果增强。

我要继续与其他三名少女进行『交流』。

在现在的状态下『Connection』的术式条件也有所满足。本来，在共鸣魔法成功的时候，这四名少女的心就连在一起了。

只要反过来利用这点，那么同时攻略四个人也是

可能的。

“大家都一样.....冷静下来.....!”

和声音一起，把我的感情也灌进去。

我将发自内心的不想与她们战斗的意思传达给她们。

与光魔法不同，我做不到对她们的精神上下其手，也发挥不出任何镇静的作用。但是，我相信我从心而发的倾诉一定能传达到她们的心中，就这样不断祈祷着。

接着，非常幸运——我的想法精确地传达给了她们。

“呜呜，呜.....”

“这是.....”

“啊，啊啊.....”

四名少女膝盖脱力坐了下来，她们的战意完全消失了。

当然，束缚我们的共鸣魔法『Inviolable・ice room』也被解除。

“呼.....太好了.....谢谢你们.....”

我一边道谢，一边抚摸眼前少女的头。

神志有些恍惚的少女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真是帮大忙了。总算是和平地结束了战斗。

成功的原因我也很清楚。

首先是双方之间过于悬殊的实力差距——再就是这些少女实在是过于纯真。通过联结我得以发现，作为『魔石人类』的她们比看上去还要幼小很多。多亏了她们那纯洁无垢的内心才让我成功地实现了这份和平。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不肯认同这点。

是斐勒卢托。

“怎，怎么可能！到底怎么解除的！？刚才那个就是所谓的『魔法相杀』！？可我们就是为了对付那



玩应儿才特地将术式刻进了血中发动魔法的啊，那可是专门准备的共鸣魔法啊！为什么！”

这臆测实在错得离谱。

不过确实，第一次看到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吧。

“真不愧是涡涡。要说运用卑劣手段的话当属第一啊！真的是最差劲的战斗方法呢！”

然后，不知为何就连同伴的缇缇也在边上一同诽谤。

“才不什么卑劣呢。我可是老老实实在地全力应战啊”

“不不不，刚才那个就是下三滥的手段啦。人家那时候就有在想了，这样的可根本说不上是战斗呢。”

对我而言这真的是认真的战斗，但貌似在对手看来却不是这样。而且另一名同伴莱纳似乎也同意

缦缦的看法。

“基，基督……。这些女孩子看你的眼神很不妙啊……？你到底、干了什么啊……？”

莱纳语气认真地询问道。

我为了确认也将目光移向少女们。接着，我注意到恍惚状态下的四名少女看着我的目光抱持着相当的热度。

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再现了诺斯菲的『交流』而已啊……？”

因为我不使用光魔法，所以不能驱使光进行渗透，只能选择直接对身体释放的手段，基本上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才对。但是，根据眼前所见那个效果貌似有点不对头。

“嗯——，大概是那个吧。涡涡那强烈的感情与思考所冲击的结果。如果这些孩子真的是『魔石

人类』的话啊，应该和看到的年龄不一样吧。恐怕，就像小婴儿初次见到母亲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刚刚破壳那样。还有，精神系的魔法大概也解除了。”

缇缇向着莱纳进行了简单易懂的解释。

“啧。果然是用精神魔法所培育的士兵吗。可既然那东西被解除了，也就是说……”

听到那个的莱纳一脸嫌弃地咂起了嘴，而缇缇则开心的举起双手。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全员，都对涡涡陷入了见到初恋般的状态喽！”

“诶？”

“这也是因为涡涡是一个心灵美丽的人的缘故呢。心灵相通后，就好像一下子约了一百次会一样呢。人家也体验过的，所以很明白呢！”

“那个？诶，怎么这样……诶？真的吗？”

“涡涡还是多对自己是个十分异常的存在这点有个清楚的认识比较好哦。最强的『理之盗窃者』直接制作出『联结』，全力进行『交流』什么的，普通人会被一击必杀呢。嘛，人家的话倒是没有关系！就是会稍微哭一哭而已！”

缇缇笑着结束了简单易懂的说明。

并且这个房间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也随着她这番话烟消云散。

不过，缇缇.....

你还好意思用『稍微』来撑门面。你当时可是嚎啕大哭啊。

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莉帕和缇缇的反应都很稀松平常我还以为这玩意儿没什么大不了呢，果然『联结』这东西还是很危险。以常人为对手的话这招还是封印起来比较好。

于是我跟缇缇许诺说『以后我不会再用了』，接

着她却否决说『别啊，多用点多用点。因为那样比较有趣嘛！』……正当现场的氛围一派轻松之际，一道怒吼声响起。

“——别，别开玩笑了好啊啊啊啊啊！她们不仅和当初的拉丝缇娅拉大人有着同样的力量而且还被特化处理了哦！居然能在这么一瞬间就——太扯了！”

明明氛围刚缓和下来，真是吵啊……

本来，我们三人联手的话，这种程度的战斗力就和没有一样。

不过总觉得斐勒卢托一心求知的态度还是很真挚的，那我就勉勉强强地认真回答他好了。

“不，和那时候相比我也会越变越强的啊……”

“那是变强一点就能说得通的嘛！那可是，那可是以那个使徒为假想敌打造的超强结界啊！”

“我是能够无视强度的，所以对我而言没有任何

意义哦。”

“无，无视强度!?”

“是的。”

因为我对斐勒卢托的为人感到非常愤怒，所以回答他的语气十分冷淡。当然也不忘告诉他他是绝对无法与我们为敌的事实。

但是，斐勒卢托不愿意接受事实。

“还，还没呢。我的手牌还没有用完。没错，这点程度还在预料之内。虽然不能成功捕获这点有些可惜，但既然如此那就强行——！”

“——斐·勒·卢·托。”

一道凛冽的声音传了过来，只见唰地一下斐勒卢托就僵住了。

接着，声音的主人现出了身影。

从房门开始，骑士们纷纷屈膝下跪，一名长发中络合着金银二色的少女走了进来。

看到那副姿态，我又想起了曾经的感想。  
美得令人害怕，美得出离了现实。  
从旁窥探仿佛会被吸入其中的黄金之瞳。  
不可亵渎的肌肤好似神域一般庄严神圣。  
宛如艺术品般穷工极态的脸庞令人为之倾倒。  
淡粉色的樱唇只要看到一眼就不愿移开目光。  
在那之下的香艳锁骨更是夺人心神，她的肢体对于女性来说可谓是究极的追求。  
延伸出来的手足不胖不瘦十分苗条，不大不小的胸部与腹部造就了完美的平衡。  
服装没有过多的颜色就是白色……但是看上去并不寒酸，是专门为了她而存在的正装。  
啊啊，即使过去一年的时光我也绝对不会看错。  
——来者正是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 230. 初次告白

因为我实在是看得太入迷，结果竟然连她的 Status 都浮现出来了。

### 【Status】

名字: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 HP895/895 MP442/442

职业: 骑士

级别 23

力量 19.54 体力 18.12 技巧 9.98 敏捷 11.61 贤能  
17.98 魔力 13.89 素质 4.00

状态: 无

先天技能:

武器战斗 2.22 剑术 2.13 拟声之眼 1.00

魔法战斗 2.28 血术 6.23 神圣魔法 1.05

后天技能:

读书 1.45 素体 1.00 集中收束 0.22

跟一年前分别的时候相比，她的级别基本没有成



长，这让我感到有些违和。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可拉丝缇娅拉的级别和技能竟然了无变化，这不合她的风格。

可是以表示的结果来看，她确实是拉丝缇娅拉没错。

身后跟着塞拉和拉古涅走进房间的拉丝缇娅拉首先向斐勒卢托发问。

[我就说路上怎么总有人来拖延时间，果然都是斐勒卢托你从中作梗对吧]

[拉、拉丝缇娅拉大人.....]

说着斐勒卢托连忙毕恭毕敬地转向拉丝缇娅拉的方向。

[.....行了，你赶紧退下]

看着低下头一语不发的斐勒卢托，拉丝缇娅拉叹了口气，接着便责令他即刻离开。

[可是、这些人——]

[如今接受元老院的委任掌管此处的人是我。而他们是我的客人。换句话说，这里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唔.....]

从斐勒卢托的表情看来，现在是拉丝缇娅拉手中的权力更大。

尽管一副切齿咬牙心有不甘的模样，但他还是只能向我们行过一礼准备离开。

[.....涡波阁下。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吧。毕竟我也还没有使出全力呢啊.....——没错，我手上还有很多的牌可以打。今天的招待还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啊，好啊。再见]

说实话，跟那些凶险的守护者比起来，这种极具人类风范的恶意满满的台词反而更让我放心。我听了不由松了口气，接着还打个招呼送他一程。

不过，斐勒卢托似乎是将我的态度解读成了对他的轻视，所以他的表情颇为不快。于是他就那样狠狠地瞪着我动身走出房间。

[啊，你走就行了，把她们留下。我需要一些人负责杂务]

结果前脚还没迈出去，拉丝缇娅拉又命令他将四名『魔石人类』少女留下来。

[咕、唔……遵、遵命……]

想必是不习惯主导权被人夺走还要被肆意差遣的感觉吧，斐勒卢托十分不情愿地留下了少女们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剩下的就只有我的熟人和四名『魔石人类』的少女了。

理所当然地，我首先开口同自己最亲密的同伴——拉丝缇娅拉搭话。

[那个、拉丝缇娅拉……怎么说呢……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涡波。真是好久不见了]

我们相互寒暄道。

虽然彼此都只有一句话、但我却觉得这两声 [我回来了] 和 [欢迎回来] 简直是自己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动听的话语。

[好了，总之先坐下吧。啊，你们几个、请给我们准备一下饮品。另外把武器都收起来收起来]

拉丝缇娅拉用一如往昔的笑容招待我们坐下，这样子就好像一年来的空白期根本不存在一般。不过吩咐刚刚还在相互为敌的少女们为自己服务这点，确实是有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听到她的话，少女们慌慌张张地投入到原本的工作中。

[遵、遵命。现人神大人！]

少女们将武器收进怀里，接着从推车里取出新的玻璃杯摆到拉丝缇娅拉的面前。之后又将有些凌

乱的餐桌整理好，重新恢复对我们的款待。

[嗯、好。大家辛苦了]

[您言重了，能为现人神服务是我们无上的荣幸]

少女们看向拉丝缇娅拉的眼神中混杂着憧憬和尊敬。

和面对斐勒卢托的时候比起来，少女们此时的态度明显更放得开。在我对这些『魔石人类』和拉丝缇娅拉的关系感到在意的时候，我们手边的玻璃杯也被换了下去。

[『相川涡波・基督・欧亚・弗茨亚茨・冯・瓦尔德沃克』大人。请用这边的。您原先的饮品里被投放了药物]

果然没猜错，这里面是被下过毒的。

听到少女这句话，刚刚在一边胡吃海塞的缇缇惊得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不过因为她本人嘀咕着[诶、诶？这下肚子要遭罪了……？]这种举重若

轻的话，所以不用太担心就是了。

比起她的肚子，我更在意对我的称呼。

[.....啊、好吧。多谢了]

因为这名字对我来说无异于公开处刑，所以我在道谢时的表情不免有些苦涩。

看到我的表情，少女一脸不安地谢罪道。

[难、难道说，我称呼您名字的发音有什么地方不正确吗.....？如果是这样，那实在是万分抱歉。我们是战斗用的『魔石人类』，血中没有刻下有关普通教育的知识、所以.....]

[不，不是那样，发音什么的我自己都一头雾水。只是下次称呼我的时候不用说那么多，直接叫我涡波就行。你刚才说的那一大串名字，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您的意思是去掉姓氏直接用名字称呼是吗.....？]  
]

[不用有什么顾虑，拜托了。那个长得要命的名字我听了实在是不舒服.....]

[那就.....涡波大人.....]

[大人也不用的。啊啊，真是服了，说起来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听到我和少女的对话，拉丝缇娅拉莞尔一笑。

[啊哈、你还是老样子啊，涡波。这才一会儿没盯着就变得这么有意思了。真是的，拜托你克制一下不要撩我这儿的孩子们好不好]

她带着如同绽放瞬间的花蕾一样美丽的笑容向我说道。

[——听到刚才的对话，真的让我体会到涡波你回来了啊。嗯，你终于回来了.....——而且果然、刚一回来你就到这里了呢.....]

拉丝缇娅拉看了一眼我带来的莱纳和缇缇，接着便猜到了我回来之后的行动。

不过说实话，她的反应和我预想中出入很大。明明彼此一年不见，可拉丝缇娅拉的反应有点过于冷静了。

她的口气简直就像是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一样。

[你说果然.....？拉丝缇娅拉，难道说你知道我这一年来在哪儿吗？]

[嗯～。准确的场所虽然不知道，但我还是能确信你一定活在某个地方。毕竟是涡波嘛]

面对一年未见而且行踪不明的同伴，拉丝缇娅拉没有丝毫动摇。

如此冷静的态度令我心生疑惑。

不，难道说是我太兴奋了？总之我也努力拿出和拉丝缇娅拉一样冷静的反应吧。

[为什么、你能够确信我还活着呢.....？]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解释的有理有据啊。只能说是出于我的经验和直觉吧？]



在违和感的驱使下，我再次使用『注视』。

.....可是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异样。

在『表示』的『状态』中也没有任何异常。再将我拥有的各项有关技能全部动员，也没看出她在说谎。

看来再纠结于这个话题也无济于事。

没办法，还是切入正题吧。

[.....我明白了。就当做是你对我信赖使然好了。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我们来讲讲别的吧。来谈一谈在那天之后都发生了什么]

[是啊。你最想知道的理应是这个。好啊，让我们来好好谈谈吧。来讲一讲一年前，你和帕林库洛的战斗结束、『世界奉还阵』被发动之后的故事.....]

讲到这里，拉丝缇娅拉拿起了面前的玻璃杯。但她并没有将玻璃杯举到嘴边，而是放在胸前摇了

摇。

注视着杯中的果酒，她开始发掘自己脑中的记忆。

[——那天、和帕林库洛决战的那天，只有玛利亚能跟在你的身边。我能做的就只有在船上等你和玛利亚回来，所以我很努力地等着。等啊等等啊等一刻不停地等待着……可是，最后回来的却只有玛利亚一个人。是涡波你用『Connection』送她回来的？]

随着她的描述，我也回想出自己在本土中央的战斗。

败在帕林库洛的唇枪舌剑之下的我，没能帮到玛利亚。只是在那个时候，现场不光只有我可以使使用『Connection』。

[不，那是海莉送她回去的。她当时跟我说是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才没有直接送到船上，而是船停泊的附近是吗。有点明白了。果然海莉她去那儿了是吗.....——赌上了自己的性命]

[没错，海莉和莱纳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前来助阵。而海莉她.....也死在了那里，虽然如此，但最后我和莱纳两个人总算是打败了帕林库洛。只是，因为没来得及逃出那里，结果我们两个人被『世界奉还阵』吞没，掉到了地下。因为掉到了迷宫的深层，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回到了这里]

[原来如此。涡波是因为被『世界奉还阵』吞没的缘故掉进了地下啊。怪不得我们找遍了周围也没发现你的影子]

虽然我只说了个大概，不过拉丝缇娅拉似乎是领会了那之后的过程。接着，讲完了我的经历，这次轮到拉丝缇娅拉讲述她们在那之后的动向了。

[我们这边的话，等玛利亚一恢复好，就赶往了

你们交战的地方。即使是在大陆的边缘，也能看到『世界奉还阵』那非同寻常的光芒，我们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混乱……结果等赶到之后，应该是涡波你战斗的场所附近形成了一个空洞，那周边都化作了熔岩地带。直径数十公里的范围内寸草不生。大地到处都是裂缝，大空洞里面就更不得了了]

我隐隐约约能想象到那种惨状。毕竟在我闭上眼睛之前，自己看到的光景简直与世界末日无异。只是大地开了几个洞就能了事反倒让我放下了心。

[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在那里什么都没找到……当时的感觉是真的糟透了啊。玛利亚她后悔得悲痛欲绝，斯诺更是对以后的事感到忧心忡忡，莉帕一脸寂寞的模样，我的精神直接就恍惚了……塞拉她也挺慌张的哦？]

这也不难想象。

我比任何人都能体会大家当时的心情。

想到这里，胸口一阵刺痛……但我并没有因为后悔而垂下头，我要继续听拉丝缇娅拉讲完。后悔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为后悔而裹足不前。

[顺带一说，最先振作起来的人是斯诺哦]

然而，在我做好心理准备之后，听到的却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振作……？斯诺她……？]

[简直就像涡波一样……不，比涡波还要可靠，就是斯诺她带领大家振作起来的。原来斯诺她真正的性格是那样的啊。我都吓了一跳]

讲道理，这个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我确实认为斯诺是最适合做领队的人。但那原因是因为她的慎重。居然是那个慵懒的斯诺让大家从失落中恢复了过来，这是我难以相信的。

[那～个，然后呢.....我记得在那之后，我们得知艾德那家伙在那一天出现在了那个地方，所以就打算去逼问他了来着？艾德他那之后做的事非常引人瞩目，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他了哦]

拉丝缇娅拉用眼神一边和身后的塞拉确认，一边将话题往下推进。

[可是，到了那个时候，艾德的身边已经有『支配之王』在了。而且还有被使徒控制的缇亚]

听到『支配之王』一词，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缇缇有点坐不住了。

虽然是我的推测，不过那个所谓的『支配之王』其实应该是『寄宿着阳潼的魂的我的身体』吧。根据在六十六层时从莱纳那里听来的话，我觉得应该八九不离十。

顺便也明白了使徒西斯在那之后和艾德缔结了协作关系。

[当时大家都觉得艾德身边跟着缇亚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我们首先决定将缇亚夺回来，于是便向艾德他们发起了挑战。因为只要能将艾德抓住，之后就可以打听出涡波的去向了啊，我们觉得这是一石二鸟的计划]

既然遇到了行踪不明的同伴那么发起挑战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在使徒西斯的去向再次不明前将她就地击败确实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可是，我们失败了。根本就没有任何余裕去将敌人捕获。到了最后，我们拿出了全力中的全力，带着不惜将艾德和使徒西斯杀掉的觉悟进行战斗。可即使如此……—]

谈到和艾德等人的战斗，拉丝缇娅拉的脸上渐生阴霾。

接着，她一字一句地念道。

[即使如此还是输了啊……我什么都没能做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这样的表情。

这是痛感自己的无力而咬牙切齿的表情。

[啊啊、我好想亲手将缇亚救回来啊.....就像故事里登场的英雄那样.....可是，就凭我根本做不到啊.....在那个时候，最派不上用场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我.....]

从她的话听来，大家最终败给了艾德等人——而且在战斗中拉丝缇娅拉似乎还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她这番话让我十分震惊。

因为在那个阵容里，我怎么想都觉得拉丝缇娅拉应该是最活跃的一个。尽管我想详尽地了解战斗的过程，但这份好奇却因拉丝缇娅拉那痛苦的表情而打住。

[『支配之王』只用一只手就把我摆平了.....! 简直、简直就像是在玩弄一个小孩子一样.....! 就



像是在说我跟她不在一个层次上一样.....!! ]

『支配之王』——我最后看到阳潼的时候她的级别只有个位数。

从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战斗应该发生在自那之后不久的时间点。

即使这样都不是阳潼的对手吗？

[到头来，我们一共和『支配之王』战斗过几次来着.....？我记得一共是四次吧，全部都是完败啊.....越是战斗，过程就越是凄惨，我现在还记得呢。啊啊，好不甘心啊.....看到『支配之王』以骇人的速度不断强化，我甚至觉得好不讲道理.....所以，在进一步惨败之前，我们不得不收手]

看来是真的一次都没赢。

如果赢了的话，那缇亚和阳潼现在应该已经在这里了吧。

[于是我们就无计可施了。既没能获得盘问艾德的机会，也没能将缇亚夺回来，既然事情演变成这样，之后就只能再去寻找别的办法了。没错、别・的・办・法——]

说到这里，拉丝缇娅拉的表情终于明朗了一些。接着，她又用一如往常的笑容讲出了不得了的话。

[只是，在我们思考其它方法的时候——因为方针不同，我跟玛利亚大打了一架。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塞拉现在才会在这里]

[诶？打、打了一架.....？]

拉丝缇娅拉和玛利亚要是打起来那真是恐怖。之前玛利亚的炎剑将大陆的表面削・平的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她们要是在有人的地方打起来那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哎呀、没办法，毕竟情绪都太激动了嘛。因为陆

陆续的惨败，大家心里都非常不爽来着]

[其、其他人都没事吧？]

[嗯，大家都没事哦。都是多亏了斯诺她拼命地劝解呢。于是乎，玛利亚她现在正在西方的迷宫以到达最深部为目标中。我想莉帕应该跟她在一起]

[.....等等。话题的飞跃性有点大。西方的迷宫？现在还有那种地方？]

[其实就是指帕林库洛和涡波的战斗留下的大空洞了呢。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形成了跟这边的迷宫类似的东西。玛利亚她主张的『方法』就是一边在那里积蓄夺回缇亚的力量，一边寻找涡波]既然我是在那个大空洞消失的，那么会决定在那里找我也无可厚非。

但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玛利亚和莉帕选择了那个方法。我开始一个一个地确认我不明白的问

题。

[玛利亚和莉帕在新出现的迷宫，拉丝缇娅拉和塞拉则在这里.....那斯诺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为斯诺心地比较善良，所以她会同时为我和玛利亚双方提供协助。那~个，我记得她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作为我们的代表在本土供职来着？现在的职务是在前线总司令负伤期间担任代理总司令哦]

[斯诺在战争的最前线.....？而且还当了总司令.....]

[你别看她那样，其实本来的功绩就不比一般的将领差哦。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虽然全员的所在都清楚了，但唯独斯诺的状况我是真的无法想象。

说到总司令，那可是个必须要将形形色色的部下管理得有条有理，而且要在关键时刻做出重要决断的责任重大的职务。我实在不认为斯诺的性格可以坐在那个位子上。

[拜托了，涡波，你先去把斯诺带走吧。而且，我必须跟你道歉。……抱歉，因为我们的缘故，害的斯诺她这一年里费尽了辛劳。果然，我还是觉得那么帅气的斯诺不像斯诺啊]

[好，我知道了。当然，我也有那个打算……]

[和斯诺汇合之后，就轮到在『第二迷宫都市达利尔』的玛利亚和莉帕了呢。移动手段就跟之前一样用船如何？现在『Living Legend 号』就停靠在古尔亚德的港口，你可以直接使用。让渡的公文我很快就能发给你所以不用担心。和大家汇合之后，就拜托你北上救回缇亚了。啊啊，还有——]  
[不、不是，等一等。你稍微停一下]

我打断了她井井有条的安排。

倒也不是对这个路线有什么异议。只是听她的说法，我总觉得拉丝缇娅拉自己却不在其中。

[难道说、拉丝缇娅拉.....你不打算跟我们一起走吗.....? ]

[.....嗯]

她点了点头。

接着，拉丝缇娅拉开始阐明她的理由。

[因为、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和你们同行.....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在这里维系各国之间的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玛利亚她们的旅程提供援助而已了吧.....? ]

[你说力量不足.....怎么可能。明明你以前那么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不是吗]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了。这一年来，世界的平均级别有了急剧的提高。『魔石人类』也早已

不足为奇。就凭现在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身边的莱纳和守护者，想必都能在谈笑间将我打倒吧]

拉丝缇娅拉使用『拟神之眼』看破了莱纳和缇缇的实力，并由此判断自己根本不是她们两人的对手。

看到如此弱势的她，我的声音不由地激动了起来。

[级别什么的，接下来再去提高不就好了么！你的话很快就能追上来的！]

[没有的事。就算级别提高了也没有意义。我的强度早已完成，没有成长的余地了。大家在不断地习得新的魔法和技能，但我却只有基础数值能够提高.....跟玛利亚和斯诺比起来，我的成长太过迟缓了啊.....]

拉丝缇娅拉的话中充满了不甘。

曾几何时，十层守护者阿尔缇说过拉丝缇娅拉的『血』已经没有任何余量。这份隐忧到了现在似乎成为了致命性的问题。

总觉得是有某种我不能体察的感情正旋绕在她的心中。

[所以你就放弃了吗.....? 明明那样渴望冒险.....]

[这就是导致我和玛利亚大打出手的原因了呢。我一说自己已经跟不上大家所以决定放弃的时候，玛利亚她气得火冒三丈哦]

玛利亚不可能不生气吧。

因为对玛利亚来说，拉丝缇娅拉其实是自己非常憧憬的存在。但自己憧憬的人却因为力量不足的原因而决定放弃，她当然不会认同。

而拉丝缇娅拉即使和玛利亚进行了一场全力的争吵.....她也仍然选择了贯彻自己的决定。不仅



没有接受玛利亚的制止，她甚至一直坚持到了一年后的今天。

在理解这一点的同时，我便意识到依靠不上不下的话是不可能说服得了拉丝缇娅拉的。

[我已经没有战斗的力量了，这点毋庸置疑。——所以，我决定采取其它的『方法』和艾德等人对抗。利用自己作为现人神的权限，就算不能立刻让南方战胜北方，但至少也可以准备一个与艾德和使徒西斯对等谈判的场所。既然在战斗中派不上用场，那就选择交涉，概以言之就是这么回事了]

意思就是说回到这里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吗.....？

我知道她说的不无道理。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虽然会耗费相当的时间，但如果能在战争中战胜

北方，那么她甚至可以站在决定艾德和使徒的处置的立场上，如此一来当初的目的『对艾德的盘问』和『夺回缇亚』也就水到渠成。

但是，这太绕远了。

这不像拉丝缇娅拉的风格。

我不由地这样想到。

看到我怀疑的目光，拉丝缇娅拉将视线投向了身旁的少女们。

[.....当然。到了今天，我的理由已经不止于此了]

在我问出口之前，她将那个理由讲明。

[这一年来发生了不少事啊。虽然有已经没有能力陪在大家身边这个原因，但除此之外，我想留下来也是为了守护这些『魔石人类（家人）』.....这些孩子、就相当于是因为我的错而诞生的一样.....我觉得我有帮助她们的责任。而且，这

也是一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胜任的战斗]受到来自自己的前辈拉丝缇娅拉的注视，少女们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因为感谢和憧憬，她们纷纷感到羞怯。

看到少女们的反应，我便理解到在拉丝缇娅拉和她们之间已经结下了相当深厚的牵绊。

当然也不难想象出在这个国家里拯救这些处境悲惨的少女们的拉丝缇娅拉的身姿。在这一年中，她肯定就像一个英雄一般拯救了无数人吧。尽管面对『守护者』『支配之王』『使徒』时力有未逮，但除此之外的人大抵不会是拉丝缇娅拉的对手。就像刚才将斐勒卢托从房间中逐出一样，她用自己的力量和话语守护『魔石人类』的光景历历在目。

渐渐地——我领会了拉丝缇娅拉话中的意思。

本质上就是适才适用。

拉丝缇娅拉留在这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也可以成为玛利亚她们牢靠的后援。面对过于强大的敌人，非要勉强自己打倒对方并不是聪明的选择。所以就将打败强敌的任务托付给能够做到的人——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这没有错，可是——

可是我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于是我继续出言确认道。

[这真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你没有说谎吧？没有像以前那场仪式一样被动了什么手脚吗？]

[哈哈，没有被动什么手脚啦，放心吧。我是以自己的意志留在这里的。不如说，你没必要露出这种表情的。我会一直留在这里，涡波你想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见我是不是么？为什么要摆出那种表情呢？]

正是如此。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永远的离别。

所以我无法反驳。

无可奈何之下我看向她身后的塞拉冀希望能得到什么帮助，但她只是默默地一言不发。看来还是一如既往地以拉丝缇娅拉的选择为优先。

拉古涅也一样。她并没有不顾自己的立场插话的意思。

[——……!]

一股莫名的焦躁感让我的额角留下一滴冷汗。

如果我不再说点什么的话，那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听从拉丝缇娅拉的安排了。

我会将拉丝缇娅拉留在这里前往本土。

而且我还深感她的安排合理。

可、可是我就这样听从她的安排真的好吗……？

——绝对不好。

如果我就这么打道回府，那我之后肯定会后悔

的。

至今为止的记忆让我可以确信。

.....拉丝缇娅拉是我重要的同伴。

而且到了现在，她已经超越了重要，成为了我心中特别的同伴。

这样想来，我最初从迷宫苏醒时，最先遇到的就是拉丝缇娅拉。

那个时候我在濒死之际得到了她的帮助。第一次给我『Level Up』的人也是拉丝缇娅拉。

之后很快我又和拉丝缇娅拉重逢，并和她一起开始探索迷宫。对级别还不高的我来说，同伴的存在实在是令人振奋。虽然当时的她身上有点危险的氛围，但彼此还是非常合得来。在探索迷宫的时候，我想不会有比她更合适的同伴了。

而且在迷宫还得到了她非常多的帮助。

和她订下了『契约』，在那之后我和拉丝缇娅拉

一起开心地玩了不少。我们一起去参加祭典，在祭典上一起玩游戏，一起买吃的，还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不仅是拉丝缇娅拉，我也非常乐在其中。那是在来到异世界之后第一次玩得那么开心。

所以，在拉丝缇娅拉回到大圣堂的时候，我才会不顾技能『???』的影响去救她。

没错。

无论如何我都想要救她。

在那之后，在我失去了记忆的时候，都是多亏了拉丝缇娅拉，我才取回了自我。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现在还迷失在劳拉维亚呢。

一起前往本土的船上生活也一样鲜明。

在试验互相拥抱的时候，我和她的脸都红透了。还一起进行了魔法的特训。说起来，虽然是人工呼吸，但我们两个还在迷宫里接吻了。那一幕即

使是现在想来仍会让我的胸口跳个不停。

如果我不是在自恋的话，我觉得拉丝缇娅拉那个时候的感情应该是和我一样的。

只是那个时候，我的感情又一次被技能『???』夺走了。但现在不一样。在技能『???』升华为『最深部之誓约者』之后，我的感情已经恢复了原貌。岂止如此，在两度积攒的感情重新回到心中的现在，我对她抱有常人三倍的感情，而这份感情现在正在炽烈灼燃。

我已经明白这份感情的本质。

我之所以想要拉丝缇娅拉陪在自己身边，并不是为了她的实力。

而是因为别的理由。

在那一天，在和帕林库洛决战之前我就明白了。所以在奔赴战场之前，我跟拉丝缇娅拉说好会回来将这份感情传达给她。



是啊，就是这样——！

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这一天、这一刻、这个时机！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接着，就像在『咏唱』一样，我将自己的心情全部诉诸于话语，编织出台词——！

[.....即、即使如此！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来！]

[诶？]

看到我突然大喊出口，拉丝缇娅拉吃了一惊。

我没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什么修饰。

正因为我知道这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才要单刀直入地喊出口。

[我们一起走吧！就算你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存在了，但对我来说，你已经成为我心中特别的存在了啊！和你在一起的旅程让我非常开心！

那些愉快的经历现在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样鲜明！所以我想要继续和你踏上旅程啊！我想要从今以后也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因为、我——！！

]

我将从今天早上开始便想告知她的情感全部付诸于话语。

看到我突然大喊大叫，周围的人全都大吃一惊。如果是以前的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和在场人的脸色，恐怕会选择收手吧。

但是现在的我可不会那么做。

我才不会停。

跃动的的心脏不许我怯场、浑身的炽热不许我退步。

尽管心中炽热如火，背后却又感到凌冽刺骨。

我知道，面对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兴奋和恐惧正在交相络合。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在颤抖。

但是我拿出全身的气力，将颤抖遏住。

这种程度的恐惧我至今已经跨越数次。

如今的我可以全力将自己的感情喊出口。

——我要向拉丝缇娅拉『告白』！

[因为我！喜欢你啊！！]

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想和你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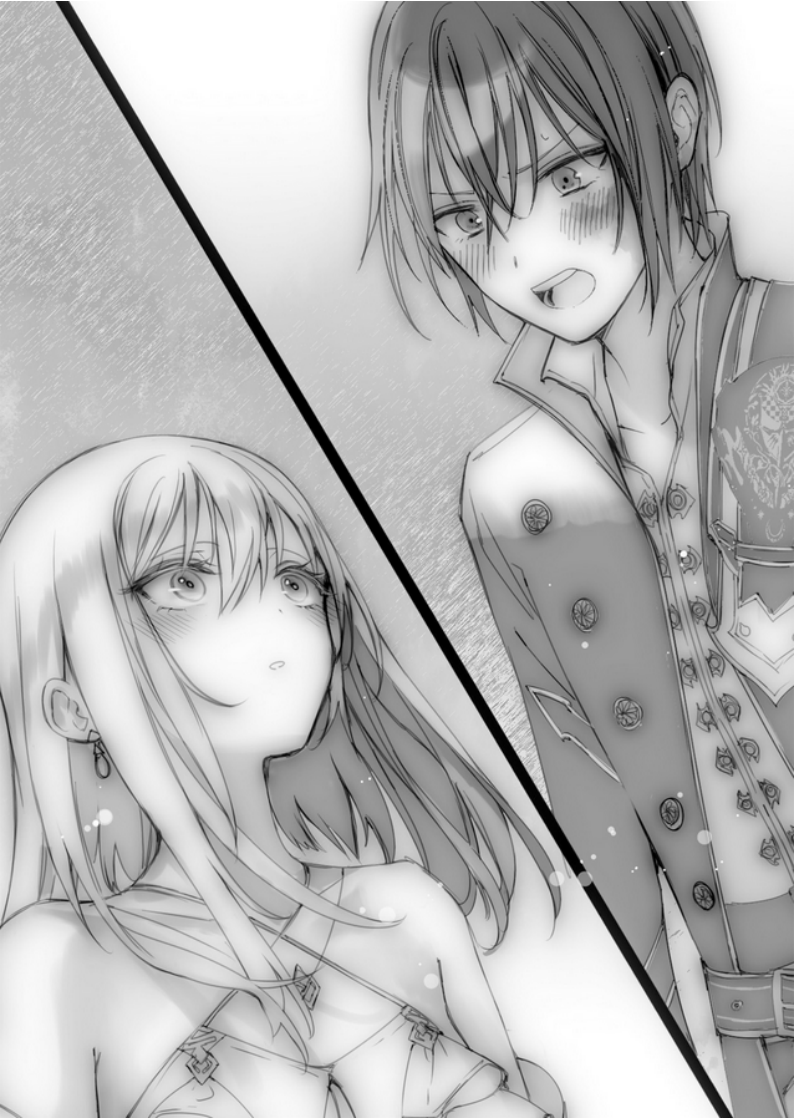
我清清楚楚地告白道。

拉丝缇娅拉听完我的告白惊得双目圆睁。

这也难怪。她都那样有理有据地说明了为什么自己不能跟我一起走了，结果怎么都想不到我的回复会是如此充满感性的告白吧。

而且还是完全不考虑修饰和情理的过于直接的告白。

承受着我这堪称暴力的好意，拉丝缇娅拉在大吃一惊后脸颊逐渐泛红。



方才还那样洁白通透的肌肤，此时翻上了一股热血。

拉丝缇娅拉一时有些惊慌失措，她的视线来回游移，身体微颤。从中能感受到千思万绪在她心头的梭巡。

不过她很快便镇定下来，接着笔直地盯着我的双眼。

[.....是、是・真・的・吗？]

她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轻轻地问道。

像一只小动物那样，她以欠缺自信的口吻询问我话语的真伪。

你居然问我、是不是真的——？

这份感情难道还能有假不成？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有假——！

[是啊，当然是真的！相川涡波喜欢拉・丝・缇・娅・拉・弗茨亚茨这名少女！所以，我现在才想

要你和我一起走!! ]

我将告白重复了一遍。

这也就没有退路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比起像以前那样自欺欺人，我更想选择勇往直前。

或许今天我不告白的话那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想要利用这个绝无仅有的时机将自己的感情清楚地告知于她。

所以，不管她给我怎样的回答我都不会后悔。

不可能后悔。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然而——

[———!! ]

听到我的第二遍告白，拉丝缇娅拉的表情陡然一变。

那是一种远远出乎我意料的表情。

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表·情。

她的嘴角仿佛是因为喜悦而上扬，两道柳眉却似乎是因为悲伤而皱紧。

但唯有眼神十分锐利——她在瞪着我。

我清楚寄宿于她那黄金色双瞳中的感情。因为那份感情实在过于炽烈，根本无法掩藏。

那既不是喜悦也不是悲伤。

如果一定要用喜怒哀乐来区分的话，那就是『愤怒』。

——被我告白，拉丝缇娅拉感到了愤怒。

我大感疑惑。

这种反应远超预想。

接着，在愤怒之余拉丝缇娅拉俯下了脸，说出了她的回复。

非常果决地。

非常明确地。

说出了她的答复。

[——但是，我·却·讨·厌·相·川·涡·波·啊]

是『拒绝』——

丝毫不比我方才的直球逊色的『拒绝』。

拉丝缇娅拉对我发自深心的『告白』感到了愤怒——并拒绝了我。

这一连串的发展让我的理解能力无法追及。

我那兴奋的表情立马产生了龟裂，甚至难看地呻吟了起来。

[诶、诶——？]

见我不能理解，拉丝缇娅拉便抬起了头，用带着一些怒意的声音冷冷地解释自己拒绝我的理由。

[我可没有说谎哦。我讨厌在那一天将我们丢下的涡波。我这话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无言以对。

一年前，我明明宣誓一定会战胜帕林库洛回到大家身边，但结果却没能回来。

拉丝缇娅拉的话非常有道理……明明如此，这番话不知怎么却难以吹进我的耳朵。

我就连自己现在是怎样一种表情都不知道。

尽管已经做好觉悟不管得到怎样的答复都不会后悔，但结果还是变得动弹不得僵在了原地。

顷刻间，一种心头肉被剝去的虚无感涌了上来。

拜至今为止的经验所赐，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精神受到冲击的结果。

可是，明明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但现在变得束手无策。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在心里自以为拉丝缇娅拉不会拒绝我的告白。

我既傲慢又一厢情愿地期待着即使过去了一年我们心中的联系也没有断绝。我相信拉丝缇娅拉一定会牵起自己伸出的手.....是我想的太天真了。我根本没有理解一年前那场战斗的结果有多么沉重。

无论身心都仿佛被掏空的冲击让我在原地茫然自失。接着，拉丝缇娅拉向一言不发的我提出了备案。

[.....虽然我不行，但你可以带一个和我不同的成功产品（女孩子）走哦。跟我相像的孩子要多少有多少呢]

可是我根本不可能同意什么替代品的方案，唯有这点必须要告诉拉丝缇娅拉，所以我总算克服了恍惚的神志拼命地讲道。

[不、不是那回事啊.....！我不是为了这个啊！你也明白的吧！？非你不可啊！我想要和在自己面

前的你在一起啊!! ]

[可是,其他的孩子和我并没有多少区别哦。.....而且啊,涡波你想错了,我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孩子。我一直以来都只是把涡波看作故事书的主人公而已。我眼中的并不是涡波你这个人。你在我眼里只是众多故事的其中一个主人公罢了.....所以,等我对那本书(故事)感到腻烦的时候,我随手就会把它扔掉了啊。我就是这种人哦]

一边讲述理由,拉丝缇娅拉的表情也在发生变化。

一点一点地,她的表情由愤怒转变为微笑,到了最后,她用虚幻的笑容向我说道——

[所以我想,我和涡波的书,已经不再能讲述同一个故事了吧。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的『契约』也结束了]

就连在大圣堂喊出的『契约』也被她切断了。

我和拉丝缇娅拉之间的联系就此断绝，她正式宣告我们两个从此要走上不同的道路。

[结、结束——？]

这突如其来的残酷宣告，加速了我脑中的混乱。

拉丝缇娅拉的『拒绝』精准地打断了我心中的支柱，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道该如何和这样残酷的现实对抗。

是因为现在没有处于战斗当中的缘故吗……我的大脑简直像宕机了一样。

这次的问题既不是努力保住心中的愿望就好，也不是只要放弃就可以解决。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不到破解之法，感情也在急速冷却。呼吸越发困难。掌心不断地渗出手汗。口不能言好似如鲠在喉。

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好想去死。好想来个一跃解千愁。反正就是想消失。

喜欢的人说她讨厌我。

就因为这个、居然就会——、居然就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黯淡无光——.....

[和守护者艾德还有使徒西斯的战斗.....要加油哦，涡波。我会在这里给你加油的。所以.....]

明明世界是这样昏暗，好像一切都在离我远去，但唯有拉丝缇娅拉的声音是如此清晰。

[再・见・了]

她告别的话语是如此清楚。

继『拒绝』之后又加上『诀别』。

我感觉自己的心底被狠狠地刨开了一个洞。

就这样，我的『告白』和拉丝缇娅拉的回复都迎来了结局。

看到我站在原地一语不发，拉丝缇娅拉认为已经

无需多言，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没能制止她的起身。

不管是拉丝缇娅拉之后跟少女们吩咐 [要好好招待客人啊。等客人回去的时候也拜托你们送行了]，还是给塞拉下达 [赋予涡波他们使用古尔亚德的船只的许可，另外也给他们准备好介绍信] 的指示，我虽然都听得到但却制止不了。只能傻站着听任事情的发展。

就这样，在状况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我逐渐理解到。

我向拉丝缇娅拉做出了自己人生的首次告白，然后被漂亮地拒绝了。

搞不好是自己初恋的感情——就这么被碾碎了。

远望着昏暗的世界，我默默地领会着这个残酷的事实——.....

## 242. 这就是斯诺

抵达了坐落于本土东端的柯尔库港之后，我们立刻前往办理『Living Legend 号』的驻港手续。

不过多亏了有克洛伊小姐的介绍，手续的办理非常顺利。不然的话，像『LivingLegend 号』这样的大型船只肯定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审查的，但利用克洛伊小姐的立场，这些流程统统被免除了。结束了手续的办理，我们纷纷下了船照各自原本的目的行动了起来。

不过在船上举办茶会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同伴的所在地，所以犯不着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只要直接向克洛伊小姐拜托就好了。

[——诶，您想跟斯诺大人见面是吗……？]

[没错。我必须要尽快和她汇合才行。我和她姑且算是相识，所以只要告诉她说我来了应该就可以了……]

[这倒确实，涡波大人和斯诺大人的确是互相认识的.....倒不如说，您二位的关系应该是相当深厚的啊，这点我也有耳闻。不过，就算您再怎么着急、斯诺大人她毕竟是掌管北部战区全域的总司令，我想实在是没办法那么容易就安排——]  
[我手上有联合国那边的介绍信来着，用这个的话能不能通融一下呢？]

[这样啊，原来是走了国家那边的正式程序是吗。容我确认一下]

当身边的船员们急急忙忙地装卸着船上的货物时，我将塞拉给我的介绍信递给了克洛伊小姐。她在接过信件浏览起来之后.....脸色变得越来越青。

[诶.....这个是、斯诺大人的『免职令』.....? 怎么会，为什么这么快就.....? ]

拉丝缇娅拉拜托我将斯诺带走，这当然就意味着



要让斯诺从现有的职位上离职。

递给克洛伊小姐的介绍信同时也是命令斯诺和我们同行，并安排人员补充斯诺离去造成的职位空缺的敕令。

[.....那个，补充空位的人员似乎是由弗茨亚茨选定的一干人才，请你放心。我听说虽然没有斯诺那样有能，但为数不少所以应该能派上用场的]

[怎、怎么可以.....根本没有人能够代替斯诺大人的——]

看来克洛伊小姐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根本听不进我的话。

虽然之前在船上看到她的态度时就意识到斯诺在她心中的地位之重了，不过这种反应怎么说还是有些反常。我本来是想稳妥地把这件事办好的，但看来还是有点麻烦。

[——克洛伊大人！紧急报告！！]

就在这时，一名男性从街对面连跑带喊地冲了过来。

看上去他并非船队的一员，而是隶属于柯尔库的士兵。

[非、非常抱歉，涡波大人。这件事先放一放.....]

见她那慌张的模样，我只好点了点头并退开一步。

于是士兵立刻向她详述起来。

[之前的那个怪物正从西面向我们这边袭来！虽然数量不是十只而是一只，但也是不可小觑的威胁。现在指挥部那边正在制定以驻守在『圣柯尔库堡』的兵力迎击的计划，可能的话希望克洛伊大人也能参与指挥]

[是那个怪物吗？]

[没错。虽然斯诺大人此前应该是前往迎击了，但

好像还是有漏网之鱼。斯诺大人她也还没有回来]

[.....镇静一点。斯诺大人她一定是相信我们的能力，认为只有一匹的话交给我们也没有问题才会有此事态。我们必须回应她的信赖才可以]

克洛伊小姐听完报告之后以镇定自若的表情如此答道。但拥有『Dimension』的我还是能看出她心中的动摇。这座港口城市如今陷入了危机。于是我立刻运用『Dimension』向士兵报告的方向进行侦查——接着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Monster】Centidreadnought: Rank32**

是在空中飞舞的巨型蜈蚣。

这种怪物我以前见过。我和帕林库洛在本土中央战斗的时候，它也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怪物中的一种。

普通人要和那种怪物战斗的话确实是一件不俗

的挑战。Rank32——此等水平相当于十名联合国精英探索者的战力。但这座港口城市此时是否凑得出这般阵容呢。

想到这里，我便拓展『Dimension』开始衡量这里拥有的战斗力。这时，我们身后的古奈尔酱出声问道。

[嗯～，感觉情况不太妙啊。不过在会长看来又如何呢，你掌握的情况肯定比士兵的报告还要详细吧？]

[没错，有大型的飞行怪物正在向这边袭来。方向是西南偏西，距离十五千米，数量为一匹]

看她想要了解情况的样子，所以我就告诉她了  
听到我的话，古奈尔连连点头。

[咱就知道。只要跟会长在一起，这种程度的戏码就少不了呢]

接着，她蹑手蹑脚地拉开和我之间的距离。

正当我为了弄清她话中未尽之意而转头的时候，古奈尔酱已经抱起了正统派公主如脱兔般火急火燎地跑掉了。

[——然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现在！咱这就溜喽、后面的事就拜托你们了！等咱跑远了就会为了彼此再也不见而祈祷滴—!! ]

见她突然狂奔起来，担任护卫的一干人等虽然吃惊但也只好追上去。

总觉得护卫们对古奈尔的突然行动有些司空见惯了。

她逃跑的时机抓的很巧妙，我只能小叹一口气，而缇缇则愤慨地抱怨道。

[啊！那家伙还是逃掉了！……怎么说，涡涡。干脆怪物的问题交给人家解决，你去给她追回来怎么样？]

说到追踪的话肯定是我来更合适。但我并没有即

使做到那个地步也要拉古奈尔同行的想法。

[算了，就放她去吧。看上去她是真的不想应付我们。这次只要知道有从千年前活到今天的人存在就足够了]

[姆姆—。人家倒是非常想让她陪一程的说]

可能是对我的判断感到了不满吧，缇缇气得鼓起了双颊。

[忍忍吧。比起她的事，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处理怪物的问题。仅依靠这里的驻军对付那个怪物可能会有一定的牺牲的]

[好吧。那咱们就随手帮个忙去给它干掉好了]

虽然气得鼓起了脸颊，但缇缇也没有特别纠结。想必她也明白古奈尔酱是真的不愿意陪我们旅行。她很快就投入了讨伐怪物的筹划之中。

[既然如此，那人家这就去给怪物解决掉怎样。对付飞行类的怪物的话，人家比涡涡更合适]

[不用，还是我来吧。之前不是说了再有大型怪物出现的话就让我来主攻的么。正好我也有些事想拿那个怪物来试验一下]

另外，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还担心如果让缇缇出马的话，这座城市的受害状况可能会很惨。缇缇战斗的余波会有多么惊世骇俗我想都不敢想。所以还是我更适合静谧一些的战斗。

我们三两句话就决定好了作战的方针，然后便打算告诉正在指挥周围的士兵的克洛伊小姐。不过她看上去实在是忙得不得了，所以就麻烦其中一名士兵代我们通报一下。

[——打扰一下，克洛伊大人……涡波大人说他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涡波大人他？这实在是雪中送炭，只是……]  
麻烦作为客人的我们出面对身为军人的她来说实在是失体面。

因为理解她的顾虑，所以我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再摆出『英雄』的模样表演起来。

[毋需多虑，克洛伊小姐。『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正是为了这种紧急情况而存在的。我此去势在必得。你们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我这波表演的是面对危机无法坐视不管的『英雄』角色。

克洛伊小姐看到我的表演之后先是一惊，接着嘀咕道。

[又、又是、和斯诺大人一样——]

不过她的惊讶仅仅流于一瞬而已。

很快她就恢复了作为军人的矜持，向我深深地俯首道。

[那就容我接受您的好意了……当然，我方的部队也会在后方待机以备不测，毕竟实在不方便全



都交由您一人处理]

言及于此，克洛伊小姐用钦佩的眼神仰视着我。那是一双蕴含着某种期待，寄宿着几丝憧憬的眼神。

搞不好她也和喜欢英雄戏码的艾尔米拉德·希达尔克属于同类吧。脑海中浮现着这种想法的我冲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这就赶过去了。毕竟看上去情况很紧急呢]

[明白。正好我们这边的部队差不多也组织好了]说着克洛伊小姐便将士兵聚集起来。只用刚才这么短的时间，她就将驻守在这座城里的士兵召集了起来并完成了迎击的准备。

我一面叹服于她出色的手腕，一面在口头上对附近的地理状况做了确认，接着便沿着柯尔库最宽的一条大道走了起来。

想当然耳，这是一条可以让全副武装的军队通行的大道。而且，接到克洛伊小姐命令的『要塞』那边也派出了增援的部队加入进来，最终形成了一条如长蛇般的阵列。

我一边想着接下来的打法一边迈步，同时注意到有不少道边的市民指着我议论纷纷。稍稍用『Dimension』确认了一番，结果明白了他们是在议论[那个开拓地的英雄来到了这里]云云。他们投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英雄参加『境界战争』的期待。

这也难怪，因为此情此景在一般人眼中看来，确实像是我和缇缇在统率军队前进。为了避嫌我觉得还是不要在这里花上太多时间，所以就催促克洛伊小姐她们加快脚步离开城市。

接着我们开始向『Dimension』找到的最适合迎击的平原移动。因为士兵们的素质优异，所以没

用多久就抵达了目的地。

就这样，部队在距柯尔库西南方向一千米的位置处排兵布阵。

[——克洛伊小姐。就在这里准备迎击吧。大家请在后面做好准备。我先去同它战斗，如果有什么不测，到时候就有劳了]

[我明白了。涡波大人]

我缓缓地迈步离开了排好阵型的军队。虽然刚才我拜托克洛伊小姐如果有什么万一到时就有劳协助，但说实话根本就不会有她们出场的机会。就算真有什么不测，那也是缇缇出场帮忙，然后整片平原从地图上消失罢了。

我一边前进一边仰望天空。

我对怪物飞行的方位有着精确无比的把握。

它现在的位置和所处的高度、飞行的速度、抵达这里的时间点、可能会成为不确定因素的风向和

风速、温度和湿度、等等等等全都在『Dimension』的掌握之下。

我一边分析这些信息，一边确认接下来要使用的魔法和装备。

对把这个问题当做一大危机的军队来说可能有些失礼，但这场战斗于我而言只不过是与艾德战斗之前的热身运动罢了。

[——次元魔法『Shift』]

我最近刚获得的魔法『Shift』。

我将它那可以引发捩转的魔力丝线缠绕在右手上的『阿雷亚斯家的宝剑诺文』上。这样一来——

[——魔法『次元斩裂剑』]

——曾几何时的高难度魔法现在用起来也是轻而易举了。

跟帕林库洛战斗的时候，这一招是需要相当的精力和大量的魔力才能使出来的，但现在却如此驾

轻就熟。看来服用大量魔石之后，对我已有的魔法也产生了不俗的影响。

[很好，感觉不错。剩下的就是装备的契合度了] 时机正好，一道巨大的黑影出现在天边。

Centidreadnought 出现的时间跟我预测的分毫不差。

我逐渐提高前进的速度，在平原上驱驰起来。在奔跑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到敌人身上，而是投向了自己身上的装备。准确来说是穿在我手脚上的——【Chrome Glove】和【Megistus Boots】。

两者都仿佛是被我一直使用至今的装备那样趁手。

用于缝制手套和靴子的魔石的丝线对我的魔力起了反应。

这让我的动作变得更加轻盈。

双脚拔地时感觉更加有力，握剑的手感也上了一个层次。

我一面在心中默默地感谢艾利巴茨的关照，一面提高奔跑的速度。

只用了一瞬间，天边的黑影就变得轮廓分明，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用肉眼看到天边那只巨大的蜈蚣了。而这对它来说也是一样，Centidreadnought张开充斥着宛如利爪般锋利的獠牙的血盆大口，冲着作为它敌人的我纵声长啸。

以此为号，我也蹬了地面一脚——一跃而起。

这是一种既有急行跳远的感觉又兼具跳高意义的行为。

但它的效果绝非现代常识能够衡量的。我的跳跃力经过异世界的『魔力变换（Level Up）』已经升华到了其它的次元。而且还伴之以异世界魔法的力量。

[——魔法『Default』! ]

我将犯规手段化作了这既是跳高又是急行跳远的行为的助力。

通过对空间的扭曲和压缩，一个普通的跳跃立时升华为堪比瞬间移动的移动手段。

就这样，仅在一刹那间，原本距离整整一千米的 Centidreadnought 已是近在咫尺。与此同时，蕴含魔法力量的剑划出了一道白色的弧线。

我首先冲 Centidreadnought 的腹部使出一记横斩，就这样将它那庞大的躯体一刀两断。当然，剑闪远远不止于此。接在第一剑之后，我又从各个方向挥出十余计斜斩。

不仅未能抵抗，就连发出悲鸣都做不到的敌人就这样自高空坠落。

在它陨落之际我仍然在不断释放斩击，等到敌人的身体触及地面时，它那巨大的身体已经被我切

成了上百段。

随后咚地一声、我也落到了地面。

着陆的冲击从双脚一直传到头顶。但是多亏了我这结实的身體和【Megistus Boots】的加护，冲击还不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呼。一切顺利真是再好不过]

我仔细审视起自己用一口气的功夫打倒的怪物。被我大卸百块的 Centidreadnought 仍然活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Shift』和『次元斩裂剑』只是引发空间错位的魔法，并不具备物理层面的攻击力。因此我做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将敌人身体斩断，而是通过空间的错位扰乱它飞行的感觉。

如果 Centidreadnought 能够对身体的错位进行正确的计算并予以适应的话，那么它是可以继续活动的，但看上去它并不具备这样高的智能。



结果只剩下头部还完整的 Centidreadnought 只能趴在地上可怜兮兮地呻吟着。

[话说，我应不应该结果掉它呢.....？算了，机会难得就保持这样好了.....]

虽然看上去有点可怜，但据说这家伙是数度袭击城市的凶恶种类。

正所谓物竞天择，这次碰到我只能算它运气不好，做出决定后，我便待在它身边等待克洛伊小姐一行的到来。

看到 Centidreadnought 自天边坠落之后，克洛伊小姐立刻统领所有的士兵朝这边赶来。接着，看到了怪物的现状，克洛伊小姐惊讶地问道。

[涡、涡波大人.....敢问这到底是.....？]

[我用次元魔法把它的身体给分割开了。像这样保持它活着的状态加以捕获不可以吗？]

[您说捕获是吗.....？确实、如果能抓到活的那

真是大有裨益。这样就能调查这个棘手的怪物的弱点了。不过，我们这边也是第一次捕获它，也不清楚能否把握好就是了……]

带着危机被化解的安心感，克洛伊小姐和我谈起了事后的处理。

然而在我们谈话的途中，在一旁一脸好奇地打量着 Centidreadnought 的模样的缇缇却突然抬头望向了天空。她的反应就像机敏的小猫一样。

缇缇感受着吹动平原的风，露出相当严肃的表情。

自我们来到地上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露出这种表情。

[——涡涡！]

接着，她高声喊出我的名字。

居然会有让缇缇摆出这种表情的存在，吃惊之余我中断了和克洛伊小姐的交谈，将注意力投向她

那边。

[发生了什么？]

[有个跟人家同水准的飞行能力者正在朝这边赶过来!!]

[跟缇缇同水准？哪个方向？]

因为战斗已经结束所以我缩小了『Dimension』的范围。我本想再次拓展，但却遭到了缇缇的否定。

[没时间用『Dimension』确认了！总之你做好准备！]

丢下这句话之后，缇缇便张开双翼冲上了天穹。因为缇缇剧烈的加速，一道暴风随着她扶摇直上。

接着她之后，又有一道暴风席卷而来。这次是跟Centidreadnought出现时一样的方向——那是一道横向流动的暴风。

[快快停下！来者何人！]

一个小型物体以凌驾于 Centidreadnought 的速度自天边踏将而来。

缇缇挡在该物体的行进方向之前纵声呵止。

随着一道急刹车，突然出现的存在静止于空中。

所有人也终于得以看清该物体的姿态。

[翠色的辉翼……？偏偏在这种时候……！]

那是一道令我十分怀念的声音，也是令我眼熟的面容。

少女的背后伸展着一对青色的翅膀。跟缇缇的羽翼不同，她的翅膀酷似龙种。在那对翅膀之下的，是重叠掩映的民族服饰和庄严肃穆的披风。

少女留着一头淡青色的长发。乍看之下有些慵懒的樱色眼瞳中确实地寄宿着炽热的意志。

我立刻同缇缇喊道。

[住手、缇缇！她就是斯诺！斯诺·沃克！她不是

我们的敌人!! ]

为了让双方都听到我的声音，我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喊。

一听到我的话，缇缇立马叨咕了一声 [原来如此]，而她的战意也随之萎靡下来。而斯诺则因为惊讶而张大了嘴巴。

[——诶? ]

斯诺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很显然斯诺并没有理清现场的状况，于是克洛伊小姐也跟着说明起来。

[斯诺大人！欢迎您回来！不过您已经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了！斯诺大人的朋友、涡波大人他已经将敌人解决了!! ]

听到同僚的话，斯诺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眼前的光景并非幻觉，她一点点地摆脱了呆若木鸡的神态。

[诶、诶……？这？这是……？]

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疑问词之后，斯诺啪嗒啪嗒地扇动翅膀开始降落。

接着，双脚着地的她缓缓地向我接近过来。

——就这样，在此时此刻、时隔一年的岁月，青色的龙人少女斯诺·沃克终于和我再会了。

斯诺仿佛是在确认一般唤出我的名字。

[涡、波……？]

[没错，是我。抱歉了，斯诺。来的这么迟]

我也念出她的名字，并向她致歉。

即使有千言万语，我仍然觉得自己最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她谢罪。经由斯诺在下一刻满溢而出的泪水，这份想法的正确性也得到了验证。

斯诺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在此时的她眼中，可能只容得下我的存在了吧。

就像丧失了除此之外的语言能力一般，斯诺不停

地重复着我的名字。

[呜、呜哇啊啊、呜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涡、涡波——! 涡波涡波涡波! 我的涡波! 是涡波啊啊啊啊——!! ]

斯诺哭着、喊着、呜咽着，来到了我的面前。

[呜、呜呜……! 一直以来! 我、一直以来都相信着涡波会回来的! 因为我跟涡波发誓不会再放弃，所以这一年来我都相信着涡波然后不断地努力着! 我真的、超级超级努力了——!! ]

从这份哭喊中，她这一年的辛苦便可见一斑。

不过，斯诺性格的另一面似乎也被周围的同僚们窥见了。

[斯、斯诺大人……!?! ]

以克洛伊小姐为始，众多士兵因为看到自己司令的丑态而大惊失色。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想必斯诺是第一次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不成器的模

样——这也让我明白了斯诺这一年里有多么出色地坚持战斗。

所以我根本无法拒绝她的拥抱。

[涡波、给我奖励！来摸摸头！摸头摸头摸头！好好摸摸我的头、夸夸我!! ]

既然她的哭喊淤积了整整一年的份量，那么她的撒娇也一样是一年份的。

斯诺完全倚靠在我身上，自下而上地望着我索求着。

这我当然不能拒绝。

可是话虽如此，众目睽睽之下，我也实在不能不顾形象——

[好、好好好，我摸我摸。你看，我在摸了哦。所以拜托你稍微冷静一下好吗。不是，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能再冷静一点就帮大忙了……！ ]



我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开始抚摩斯诺的头。

话说周围的视线好扎心。

不过，只有缇缇带着好奇的表情从天上落下来。

[哦、嚯~? 感觉这个女孩子相当有意思呢。亏人家刚才吓了一跳。不过、唔—……。总觉得跟赛鲁多拉有点……不对不像啊。性格上差得太多了。不如说跟人家更相似呢]

在此期间，斯诺仍旧死死地抱着我撒娇。因为斯诺的怪力，我几欲被压倒在地，不过还是拼命维持着站姿。

[涡波！诶嘿~、诶嘿嘿嘿~！]

[嗯，厉害厉害。真了不起。你很努力了呢。斯诺。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这是我发自真心的对斯诺的称赞。

离别之际，我跟斯诺说了之后的事就拜托她了。根据拉丝缇娅拉的话听来，斯诺很出色地完成了

我的委托。而且不仅如此，斯诺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拼命努力，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职尽责。

既不曾驻足不前也没有任何懈怠，她始终都在向前迈进。

——那·个·斯·诺·居·然·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有些感动，所以我持续不停地抚摸着斯诺的脑袋。

而克洛伊小姐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她战战兢兢地走过来问道。

[斯、斯诺大人.....您跟这位到底是.....]

[嗯！他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老公哦。诶嘿嘿~]

斯诺满面春风地给出了回答。

她擦了把眼泪、用相当不成体统的面容笑着跟自己的部下炫耀起来。

我想，这应该就是斯诺用一年时间塑造起来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的瞬间了吧。

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无可奈何。

因为斯诺塑造的那份威严跟她实在是太不相衬了。

不过在克洛伊小姐她们看来则完全相反，她们只会觉得斯诺现在的模样跟她不相衬吧。克洛伊小姐抬高了音量迫近过来。

[老公!? 请、请您不要开玩笑!]

[诶、诶? 我没有开玩笑唷? 克洛伊也知道在开拓地上演的那则英雄谭不是么? 涡波就是把我从束缚中拯救出来的人。是把家族啊婚约者啊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打飞的人。所以说，他是我老公。诶嘿嘿~]

在过去被封印的爱称就此复活，斯诺也借此跟大家介绍起我来。

这果决的口气虽然证明了斯诺情绪的正常化，但也让周围的人因为震惊而说不出话。

不过，虽然全场都噤声不语，但唯有一人面露愠色。距离斯诺最近、也是最敬爱斯诺的克洛伊小姐狠狠地瞪着我。

[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天然小白脸英雄『相川涡波・基督・欧亚・瓦尔德弗茨亚茨・冯・沃克』吗——！]

嗯。这把不妙了。

虽然我是想尽可能地满足斯诺的撒娇的，但差不多也到极限了呢。

[呐呐，涡波。我们两个去好好聊聊吧、好～好好地聊一聊！来听听我这一年的努力吧！听完之后来夸夸我！夸我夸我夸我！然后重新迷上我！可能的话干脆直接结婚好了！不如说来生孩子吧！！]而且斯诺这边在各种意义上也是限界突破了。

[好、好了好了，拜托你再冷静一下、斯诺。深呼吸、快深呼吸。你再说下去我的社会地位差不多就要粉碎了。真的超不妙的]

[诶、我很冷静啊？我很冷静哦，所以咱们赶紧回柯尔库吧？]

等不及和我聊天的斯诺兴致勃勃地打算赶紧回到柯尔库。

[不不，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事得处理呢。比如说那边那只怪物的问题]

我指着动弹不得的 Centidreadnought 说道。

听完我的说辞，斯诺在犹豫了片刻之后，缓缓地  
向它接近过去并挥下一拳。

[.....嘿！]

只听吧唧一声，Centidreadnought 的脑袋就被



砸烂了。

[啊]

[好的，搞定了。工作结束。所以赶紧回柯尔库去吧。让我们在那儿好好聊聊]

怪物飞溅而出的鲜血洒在斯诺脸上，不过她毫不在乎地笑道。

如此决绝的行动让除我以外的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确实有所成长，但斯诺还是有不少地方还是老样子。

话说，为什么我的同伴都这么擅长这种会让人汗毛倒竖的恐怖行径呢。

虽然我已经习惯了，所以面对这种程度的事不会产生动摇就是了.....

斯诺牵起见怪不怪的我的手，在众多的士兵的拥簇下开辟一条通路往柯尔库走去。在途中她还

忘以上司的身份嘱咐克洛伊小姐。

[对了，从今天开始所有人不许擅自进入我的房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敢违背的话就处以极刑。而且我会哭的]

[斯诺大人会哭!? .....不不，就算您说不许进入、可是接下来还有怪物讨伐的报告书以及招待塞斯提亚和历基亚国公主的事情要处理啊!]

如此不讲道理的命令让克洛伊小姐大为惊慌。

[嗯～。那就到早上为止好了。到明天早上为止，务必要贯彻这条命令，拜托了。特别是晚上，晚上绝对不可以进来!]

[斯诺大人，请您发言注意一下分寸！您可是『柯尔库』的最高领导人、是肩负『南方联盟』之一切的总司令、为人人所憧憬的『英雄』啊!!]

为了阻止过分率性而为的斯诺，克洛伊小姐可以说是相当拼命。



从她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她是真的不惜拼尽全力也要让斯诺回归以往。

然而，斯诺的反应却是——

[诶、那、那样的话。嗯.....]

斯诺嘀咕了两声，在迷茫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是终于厌倦了思考吧，她又露出了笑容。

[那、那这样吧，什么总司令什么英雄我都不干了算了？]

——她在自己的部下面前，表示说要就此辞职。

[斯诺大人啊啊啊啊啊啊——！？]

克洛伊小姐惨叫、整支部队也一片哗然。

毕竟自己的英雄在自己的面前表示说不想再做英雄了。会有这种反应也难怪。

在一阵哀嚎中，我仅仅只是感到了怀念。

这是和拉丝缇娅拉再会时未能体会到的心情。

这才是斯诺。

既倦怠又奔放还有逃亡癖、本质上就是个废人。

这样才符合她的风格。

我当然知道此时应该帮一帮克洛伊小姐她们。

只是，想到终于有一名同伴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我不觉莞尔一笑。